



比较文学译文集

BIJIAOWENXUEYIWENJI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张隆溪 选编

比较文学译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202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00千字

1982年6月第一版 198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统一书号：10209·22 定价：1.00元

Peking Univers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SSAY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ited by
Chang Lung-hsi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2

序

比较文学，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很多国家多少年以前就有了。到了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且形成了许多以国家为单位的大的流派。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文学却似乎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很多人许多年以前就写过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就是比较文学。可见这个概念并没有在他们头脑中生根。在那与世隔绝的十年中，国外比较文学的发展情况，同其他学科一样，对我们完全是陌生的。因此，在最近几年中，同国外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一接触，好多人都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旧雨的学科，反而有点像似曾相识的新交了。

为了继承并且发扬我们也曾有过的那一点传统，为了多了解当今世界学术的新的动向，我们想要提倡一下比较文学的研究。

尽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比较文学的研究显得很热闹，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比较文学系，但我们感觉到其中不是没有问题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东方文学一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以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学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但是到了今天，仅仅在比较文学这个小范围内，东方文学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极少数人出于偏见，绝大多数人则囿于旧习，习惯于欧洲中心那一套做法，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抹煞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与互相了解。

因此，我们想着重提倡一下以东方文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的

研究。

环顾今天国际上学术发展的动向，我觉得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边缘科学的兴起，一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倡导。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国内学术界对于这种情况当然已经注意到了，但恐怕是很不够的。比如研究中国历史，具体地说研究中国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问题，争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大家都承认的看法。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缺少比较的方法。如果把其他文明古国，比如说印度，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细致地加以分析，加以对比，会大大扩大我们的视野，会提供给我们很多灵感，会大大有助于讨论的推进与深入。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人文科学，想要前进，想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除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外，利用比较的方法是关键之一。

因此，我们想借提倡比较文学的研究，提倡一下比较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简单的想法，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恳切的，我们的决心是大的。北京大学与人文科学有关的有四个语言文学系和两个同外国语言文学有关的研究所，尽管我们的水平还不够高，我们的学习任务还很重，但是有不少的同志有志于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这是一支不能忽视的力量。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为了进行一些介绍情况的工作，我们打算先从翻译外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论文开始。换句话说，就是先做一些启蒙工作，其中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启蒙。我们准备出一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为全国广大有兴趣者提供一些方便。现在集成的这一本算是这套丛书的第一册。

我们当然不会只限于翻译介绍，我们同时也要认真做一些探讨研究的工作。以我们东方文学基础之雄厚，历史之悠久，我们

中国文学在其中更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不但能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而且能大大丰富世界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加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愿与全国和全世界志同道合者共勉之。是为序。

季羨林

1981.9.8.

编者前言

收在这本《译文集》里的是西方学者讨论比较文学各方面问题的十五篇论文。早在一九三〇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法国学者罗力耶(Frédéric Loliée)著《比较文学史：自滥觞至二十世纪》的中译本，由翻译家傅东华从日文和英文本转译而成。七年之后，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由诗人戴望舒直接从法文原书翻译的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著《比较文学论》。自那时以来，就再没有出现过较完整、系统介绍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状况和学术成果的新译著。近几十年中，比较文学在欧美许多国家又有了新的发展，罗力耶和梵·第根表述的许多观点已经显得陈旧过时，因此有必要作一些新的学术进展的介绍。在国内，比较文学在近一两年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兴趣和注意，不少报刊杂志都发表了一些提倡和实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但相对而言，比较文学对于我们当中不少人还是一门新学科，究竟什么是比较文学，怎样研究比较文学，于这类根本问题，许多人并不十分了然。因此，译介国外一些论文以为借镜也是十分有益的。这就是季羨林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启蒙工作，其中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启蒙”。当然，这里所谓“启蒙”，是从我们的学习愿望这方面说的，并不意味着凡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篇篇都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事实上，尤其在论及中国诗文时，西方学者由于本身的一些局限，常常也是一知半解，不得要领。古语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别人的经验，包括不成功的经验，总可以使我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或多或少具有启迪的作用。

本集中的十五篇论文虽各自成章，但它们的编排又围绕着几

个中心。大致说来，前面三篇是总的理论探讨，涉及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接着的几篇文章讨论比较文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包括影响研究、文类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术领域的比较。最后还有一组论文涉及东西方的比较，尤其是中国与西方文学的比较。这样，这本《译文集》多少可以反映出西方在比较文学研究各个方面的学术水平。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比较”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利品，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广义的比较在一切学术领域都是普遍存在，而且由来已久。斯宾诺莎的名言：*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任何规定都同时是否定），就意味着在一事物与他事物的比较当中来确定事物的特性。此即亚理士多德论形式逻辑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基本命题： A 是 A ； A 不能同时是 B 又是非 B 。所以很早以来，比较就是哲学思辩和一切学问的基础。换言之，比较并非比较文学的特性，也就不是它存在的理由——艾金伯勒（René Etiemble）讨论“比较文学危机”的著作，书名就叫《比较不是理由》（*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比较虽是普遍应用的研究方法，但在比较文学中却有特殊的意义。正如霍斯特·吕迪格在他的文章中所说，在运用这种方法上，比较学者有特别的“自觉意识”。梵·第根曾认为比较文学应仅限于两国文学的比较，超出两国以上的比较应属于“总体文学”的范畴。这种规定主观武断，缺乏严密的逻辑性，所以早已被淘汰了。据雷马克在本集第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定义，现在所说的比较文学，通常是指超出一国界限的文学研究，而“美国学派”更广泛的概念还包括文学与其他学术领域的比较。在这里，不妨略为谈谈“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分歧。

以梵·第根、伽列（J-M. Carré）、基亚（M-F. Guyard）等人为代表的法国比较学者，认为大范围的综合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比较都是不可靠的，他们要求的是“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伽列为基亚的《比较文学》一书撰写的前言，就包含法国

学派所下的定义：

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的精神联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在作品、灵感、甚至生活方面的事实联系。

这种观点显然是很保守的，在实证主义影响之下，它把比较文学局限在事实描述的范围之内，只去追根溯源，研究一国作家受别国作家或者对别国作家的影响。韦勒克极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观点，指出“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影响，或视为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艺术品绝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已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因此他主张扩大研究范围而不死套“事实”。亨利·雷马克的论文可以说较能代表美国学派的观点，他在文中断言，“法国人对文学研究‘可靠性’的要求现在已经显得陈腐了，……这个时代要求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想象力。”

对我们说来，法国学派狭隘保守的观点当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同时还意味着以欧洲为中心的狭隘地方主义。我们要提倡的不仅是中国与其他东方国家文学的比较，而且是东方和西方、尤其是中国和西方文学的比较，不仅是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而且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平行研究。与此相比，不仅法国学派，恐怕美国学派的观点也还得进一步扩大眼界和范围。我们要发展比较文学研究，改变以欧美文化为局限的狭隘地方主义，让绚烂多彩的东方文学丰富比较文学的内容和成果，为全人类文化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也很有必要记住法国学派对学术研究“可靠性”的强调，防止生拉硬扯的牵强附会。法国学者巴尔登斯柏耶（Fernand Baldensperger）在创办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评论》杂

志时就指出：

仅仅对两个不同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

的确，如果没有深入的理论阐述、独到的见解和明确的结论，如果无助于文学的鉴赏和分析，纯粹指出类似或不同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所以必须注意韦勒克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文学性”(literariness)问题。据美国学派的观点，比较文学包括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这类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却往往容易离开文学，成为非文学的研究。韦勒克吸收了形式主义美学的一些成果，强调艺术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文学研究的“内在”方法，认为：

必须把文学研究区别于常常被人用以代替文学研究的思想史研究，或宗教和政治的概念和情感的研究。许多研究文学、尤其是研究比较文学的著名学者其实并非真正对文学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公众舆论史、旅行报告、民族性格的概念等等——简言之，在于一般文化史。他们从根本上扩大了文学研究范围，使它几乎等于整个人类史。但是，文学研究如果不决心把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和产物的一个学科来研究，从方法学的角度说来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

韦勒克并没有否定艺术品与产生艺术品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

作者个人心理之间的关系。他特别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蔑视产生作品的诸关系，也不意味着内在的研究仅仅是形式主义或不适当的唯美主义”。本集中讨论比较文学各个领域的论文，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方法上的参考。在关于文学借鉴的论文中，约瑟夫·T·肖详细考察了影响和独创的关系、媒介、接受等等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问题，并对一些术语作了仔细区分和规定。在《文学与思想史》一文中，斯托尔克奈特讨论了哲学观念融入文学创作并在其中发生变化的情形。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哲学观念往往和本来的面貌不尽相同。他用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与十九世纪浪漫诗人的柏拉图主义作比较，发现它们在论述和强调上的差异，用古代和中世纪关于宇宙和谐的有限观点与近代关于宇宙无限的观点作比较，说明了人类自然观的演变对文学的影响。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文学作品，尤其是理解反映时代观念的重要作品，确实很有帮助。正如这位作者所说：“一个作家作品里的重要思想本身并不能提高该作品的价值，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反之，不联系一首诗或一部小说所表现的思想，我们也很难深入地讲述它的价值。”讨论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艺术等相互关系的论文，其意义也都在此。

这本《译文集》的一个特点，是选收了几篇涉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论文。斯特拉斯堡大学的雅克·鲁斯在《罗曼·罗兰和东西方问题》一文中，让我们看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对东方文化抱着极大的热情，始终不懈地寻求东西方的相互了解。这位作家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绝不赞成忽视亚洲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他强调说：“我和我远东的朋友们的格言是：平等。”本集中这一组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学者了解东方的愿望和努力。迈克尔·卡茨的《艾米·洛威尔与东方》是一篇出色的论文，在这里作者不仅叙述了艾米·洛威尔、庞德以及整个意象派与中国和日本文学的关系，而且把这种文学姻缘在洛威尔诗中引起的细致变化讲得很清楚，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意象派和

英美现代诗的某些基本特点。A·C·格雷厄姆论中国诗翻译的论文，在西方也有些影响，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不过，这些论文中难免有一些值得商榷甚至大谬不然的地方，应该在这里略为说几句。有的错误大概是作者的见闻或学力有限造成的。例如在讨论文类学时，威斯坦因认为东方学者会受益更大，“因为在远东国家中，迄今为止还没有按照类属对文学现象进行过系统的分类，虽然体裁理论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印度美学的一个基本成分。”这句话好像概括了整个东方，来头不小，实则暴露了作者的无知。且不说中国古代对诗、赋、词、曲的分别，就单以文（包括韵文和散文）而论，梁代萧统的《昭明文选》已把文分为三十六类，刘勰《文心雕龙》大多以文体分章节，到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所录文体（包括诗赋）达一百二十来种，其中很多是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体裁，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则把经史子传和诗歌以外的文体分为十三类。上述种种并不是冷僻的奇书，对东方文学稍具知识的人都不难了解，这就更使人对上面那句话的作者惋惜了。又如格雷厄姆说汉语律诗绝少用明喻，这话应用在五言律诗上还算不错，但于七律就未必尽然。杜甫《小寒食舟中作》有“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一联，正是历来传诵的名句。苏轼诗中有“梦绕云河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旧游似梦徒能说，逐客如僧岂有家”等句。又陆游诗中有“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酒似粥醅知社到，麦如盘大喜秋成”等句，都是用“如”、“似”等字的明喻。朱彝尊曾把陆游集中类似句子挑出许多，指责他说：“诗家比喻，六义之一，偶然为之可尔。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曝书亭集》卷五十二，〈书《剑南集》后〉）。可见诗中明喻之多，已到引起评家反感的程度了。此外还有一类错误，则多半是作者抱着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造成的。如亚瑟·E·昆斯特的《亚洲文学》一文。虽然介绍了以印度和中国为中心的南亚和东亚文化传统，却不时流露出一种西方文化优越的自傲感，并且断言

“亚洲文学对欧洲文学几乎一向没有任何影响。如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是对小作家而言，……这种影响在大作家的作品中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态度不正是韦勒克指责的“记文化账的奇怪做法”吗？文学当中的影响和借鉴并不是放债和赊欠，也无须比较学者去充账房先生。研究比较文学应当记住罗曼·罗兰的格言，应当坚持文学比较中的“无债”原则，如果抱着偏见，那就会比无知离真理更远。问题在于像这样的文章在西方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代表着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水平。由此可见，要在可靠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进行比较，首先尚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这本《译文集》在选材上由于受到编者见闻和水平的局限，所选文章很可能并不都有代表性，也很可能有严重的遗漏。各篇译文也难免有不够准确甚至错误之处。我们恳切希望这些缺点和不足能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以便在大家的帮助下设法弥补，提高这套“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质量。

张隆溪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次

序

季羨林

编者前言

-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美〕亨利·雷马克 (1)
- 比较文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目的
..... (德)霍斯特·吕迪格 (17)
- 比较文学的危机 (美)雷内·韦勒克 (22)
- 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 (美)约瑟夫·T·肖 (33)
- 文学体裁研究 (美)乌尔利希·威斯坦因 (45)
- 文学与心理学 (美)里恩·艾德尔 (70)
- 文学与思想史 (美)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 (87)
- 文学与艺术 (美)玛丽·盖塞 (120)
- 庞德、艾略特与比较文学的概念 (美)哈利·列文 (137)
- 罗曼·罗兰和东西方问题 (法)雅克·鲁斯 (156)
- 亚洲文学 (美)亚瑟·E·昆斯特 (167)
- 艾米·洛威尔与东方 (美)迈克尔·卡茨 (178)
- 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
..... (美)唐纳德·A·吉布斯 (204)
- 西方对三十年代中国散文的影响
..... (美)恩斯特·沃尔夫 (212)
- 中国诗的翻译〔英〕A·C·格雷厄姆 (219)

CONTENTS

Foreword	Ji Xianlin
Editor's Prefac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Henry H.H.Remak (1)
Was ist, wie und mit welchem Ziele studiert man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Horst Rüdiger (17)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né Wellek (22)
Literary Indebtedness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J.T.Shaw (33)
The Study of Literary Genres	Ulrich Weisstein (45)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	Leon Edel (70)
Ideas and Literature	Newton P. Stallknecht (87)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Mary Gaither (120)
Ezra Pound, T.S.Eliot and the Idea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rry Levin (137)
Romain Rolland et le problème orient-occident	Jacques Roos (156)
Literatures of Asia	Arthur E.Kunst (167)
Amy Lowell and the Orient	Michael Katz (178)
M.H.Abrams' Four Artistic Co-ordinates Applied to Literary Theory in Early China	Donald A.Gibbs (204)
Western Influences on the Chinese Essay Writings of the 1930's	Ernst Wolff (212)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A.C.Graham (219)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

〔美〕亨利·雷马克

张隆溪 译

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这一定义^①大概能被美国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者们所接受，但在很重要的一部分比较学者当中却可能引起争议，我们姑且把这部分学者概称为“法国学派”。^②这类意见分歧有些是本性的，还有些是强调的重点不同，为了澄清这类分歧，我们最好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定义的第一部分，然后再讨论第二部分。

尽管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都赞同我们的这一部分定义，即比较文学是超出国界的文学研究，但在实际应用当中，他们各自强调的重点却有一些重要差别。法国人较为注重可以依靠事实根据加以解决的问题（甚至常常要依据具体的文献）。他们基本上把文学批评排斥在比较文学领域之外。他们颇为蔑视“仅仅”作比较，“仅仅”指出异同的研究。伽列和基亚甚至认为影响研究也太模糊，太不明确，而宁愿要我们集中研究接受、媒介、国外旅行、一定时期内一国文学中反映出的对另一国的态度等等问题。这两位学者和梵·第根不同，他们对欧洲文学大范围的综合研究

也表示怀疑，认为那容易导致肤浅，导致不可靠的简单化和站不住脚的玄想。

这种保守态度的根子显然在实证主义。在我们看来，法国人对文学研究“可靠性”的要求现在已经显得陈腐了，正如柏尔(Peyre)指出的那样，这个时代要求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想象力。的确，影响问题是很微妙的问题，它要求研究者有极广博的知识和精巧的手段，而过去的一些努力在这两方面都还不足。有不少关于影响研究的论文过于注重追溯影响的来源，而未足够重视这样一些问题：**保存下来的是些什么？去掉的又是些什么？原始材料为什么和怎样被吸收和同化？结果又如何？**如果按这类问题去进行，影响研究就不仅能增加我们的文学史知识，而且能增进我们对创作过程和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

影响研究如果主要限于找出和证明某种影响的存在，却忽略更重要的艺术理解和评价的问题，那么对于阐明文学作品的实质所做的贡献，就可能不及比较互相并没有影响或重点不在于指出这种影响的各种对作家、作品、文体、倾向性、文学传统等等的研究。纯比较性的题目其实是一个不可穷尽的宝藏，现代学者们几乎还一点也没有碰过，他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这门学科的名字叫“比较文学”，不是“影响文学”。赫尔德与狄德罗¹⁾、诺瓦利斯与夏多布里昂²⁾、缪塞³⁾与海涅、巴尔扎克与狄更斯、《白鲸》⁴⁾与

1)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 德国哲学家、诗人和批评家，“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和文学批评家，百科全书派领袖。

2) 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

夏多布里昂(Franc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法国浪漫派诗人和作家。

3) 缪塞(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法国浪漫派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4) 《白鲸》(Moby Dick)，美国作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著名的长篇小说。